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六回 海剛峰窮途受救

卻說馮保取了鞋兒，急忙來到宮中，見了張貴妃，將鞋兒呈上。張貴妃看過，果是原物。乃吩咐馮保道：「你可去傳我的話，稱他作『海恩人』，請他暫且安心住下。旬日之間，必有好音報他就是。」馮保領命，復到海瑞店中，口稱：「海恩人老爺，娘娘見了鞋兒，認得是自己原物。叫我來對恩人說暫且安居。旬日之間，自有佳音相報等語。」海瑞謝道：「下士鄉愚，有何德能，敢望娘娘費心？相煩公公代奏，說我海瑞多承娘娘錦念，已是頂當不起，焉敢再塵清懷！善為我辭，則感激不盡矣。」馮保道：「咱家娘娘是個知恩報恩的人，老爺只管寬心住著，咱家告辭了。」海瑞送出店門，馮保又叮嚀了一番，方才回宮復命不表。元春此時既知海瑞下落，便欲對嘉靖皇帝說知，求賜一官半職，以報厚恩。只是海瑞與己無親，如何敢奏？左思右想，忽然叫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就是這個主意。」

少頃，駕臨西院，元春接駕。山呼畢，帝賜平身，令旁坐下。內侍把三峽水泡上龍團香茗。帝飲畢，對元春說道：「今天天氣炎熱，揮汗不止。與卿到荷花香亭避暑，看宮女彩蓮罷。」元春道：「臣妾領旨，謹隨龍駕。」內侍們一對對的擺隊，一派鼓樂之音，在前引導。帝與元春攜手，來到荷花香亭上坐著。那亭子是白石雕砌成的高敞，四面盡是玲瓏窗格，對著荷池。那池裡的荷花，紅白相間，下面有數十對鴛鴦，往來遊戲。

又有畫舫數對，是預備宮娥彩蓮的。此時帝與張妃坐於亭上，只見清風徐來，遍體皆爽。即令宮女取瓜果雪藕之類及美酒擺在亭中，與妃共飲，帝在居中坐。張妃再拜把盞，帝飲數杯，令宮娥彈唱一曲。只見張妃眉頭不展，帝笑問道：「卿往日見朕，歡容笑語，為甚今日愁眉不展，卻是為何？莫非有甚不足之意麼？」元春連忙俯伏，口稱：「妾該萬死。臣妾市井下賤，蒲柳之姿，蒙陛下不棄，列以嬪妃之職，則恩施二天，妾實出望外。受恩既深，常恐不足以報高厚。臣妾實有下情，敢冒奏天顏，伏乞恕罪。」帝笑令宮娥挽起，道：「卿且坐下，有事告朕，朕當為卿任之。」

元春再拜奏道：「臣妾本乃下賤之輩，昔在父母豆腐店中，饑寒莫甚。上年一家俱病，父母將危。幸有廣東瓊山舉人海瑞，在妾店中作寓，見妾一家無依，虧他慷慨，屢捐客囊，為妾一家醫藥，遂得全。今妾得侍至尊，父母俱貴，惟海瑞落魄京城，不得歸家。妾聞此情，心中實不忍。自恨弱質，不能少報其德，故此悶悶不樂。不虞為陛下察覺，妾萬死不容辭矣。」

帝聽罷大笑道：「朕只道卿為著什麼，卻原來為此。這乃小事，何須介意？他既是舉子，怎不赴試，甘於落魄呢？」元春復奏道：「彼曾入闈，怎奈名落孫山。」備將海瑞初次入京誤過場期，逐細奏知。帝道：「此人功名不偶，命運坎坷。朕當與卿代為報德就是。」元春連忙謝恩，歡呼萬歲。帝即令取了紙筆，親書道：海瑞懷才不售，功名不偶，此你命數使然。朕特起之，著賜進士及第。吏部知照，即以儒學提舉銜用。欽此。

寫畢，遞與元春看道：「卿意云何？」元春復山呼拜謝。帝令內侍即將上諭發與吏部知道。隨與元春共飲數杯，方才散席回宮。

再說海瑞在店中，思想馮保取鞋去了，不知作何景況？正在沉思之際，忽聞外面一片聲喧，瑞急令海安出看。海安走出店來，只見幾個報錄的，內中一個手捧報條一張道：「哪位是新進士海老爺？快請出來，待我們叩賀。」滿店人都道他是瘋顛的，這個時節連殿試都過了，武闈又沒有恁早，報什麼進士？

大家都笑起來。海安道：「我家老爺姓海，既是中了進士，可拿報條來看。」那人便將手中的報條展開，只見寫道：「捷報貴寓大老爺海印瑞，蒙旨特賜額外進士及第。」海安看了，心中暗暗稱奇。便把報條拿進裡面，對海瑞說知。海瑞大喜，即望闕謝恩。打發報子去了，正欲回身，又見有人來報說：是吏部差來的。海瑞接了展看，原來是簽授浙江淳安縣儒學。海瑞心中不勝大喜，即打發了報人。次日冠帶伏闕謝恩，隨到吏部拜謝。

那吏部看見海瑞是格外恩賜的人，料為天子所知的，便加意相待，自不必說。次日即令人送其文憑到寓。

海瑞此際既得了文憑，只是苦無盤費，不得赴任。想起李純陽與他最厚，便連夜來見純陽，欲借銀子赴任。李純陽笑道：「似此小弟實屬不情了！弟自到京以來，今已六載，家中付過兩次銀來京。現在拮据之狀，莫可名言。但弟與兄相交最厚，義不容辭，十兩之資，可以勉為應命。幸故人勿以不情見怪也。」海瑞道：「弟亦知兄拮据，但事在燃眉，不得已而犯夜行之戒。」純陽道：「兄莫言此，令人慚愧。」遂令人取十兩銀子出來，親手遞與海瑞道：「微敬勿哂。」海瑞再拜稱謝道：「蒙兄分用，此德當銘五中。」閒話一回，方才別去。

回至寓中，只見馮保手捧一個黃錦包袱坐在店裡。一見了海瑞，喜笑相迎，說道：「恭喜老爺榮任，娘娘特著咱來道喜，並有程贖相賜呢！」說罷，把包袱雙手送與海瑞。海瑞接來，覺得沉重，說道：「海瑞何德何能，屢費娘娘厚意？」便望闕謝恩，然後收下。馮保道：「娘娘說，恩人老爺路上須要保重。」

蒞任放心做官，有甚事情，自有娘娘擔當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

海瑞囑道：「煩公公代奏，說海瑞不能面謝娘娘恩典，惟有朝夕焚香頂祝，願娘娘早生太子。」馮保應諾而歸。少頃，人報張大人到。海瑞急急出迎，卻原來是張老兒前來道喜，並送程儀。彼此閒談了一番，方才別去。海瑞將張妃錦袱打開看時，卻是三百餘兩紋銀。又將張老兒的拆看，是一百兩元絲。此時海瑞有了四百兩銀子，計及到浙盤費之外，尚剩三百餘兩。滿心歡喜，急將適間所借李翰林十兩銀子，原封包好。另將一百兩銀子，包在一處。作書一札，其意略云：異鄉拮据，形倍淒然。弟以冷曹累兄，實不得已而為之也。幸而天假我便，承西院張貴妃惠我三百金。又叨張貴妃父張公惠我百兩。值此涸轍之際，忽西江之水直蘇洵魚。除應用費用外，尚餘三百兩奇。故人亦在涸竭之候，我敢不施一西江水而蘇涸耐乎？除將原銀歸趙外，另具百數，少表故人之情，幸勿見卻。專候升祺不備。

海瑞恭拜寫畢，將原銀並百兩一包的，連書著海安送去。隨又修下家信，亦是一百兩銀子，令海雄交與千里馬，附回粵東省城，轉寄瓊州。打點明白，立即收拾行李起程，主僕三人出京去了。

再說嚴嵩自從開復以來，百計夤緣，每在帝前獻媚，今日暗奏這一部大臣貪贓，明日冒奏那一班武將怠玩。帝無不准，不知黜革了多少官員。帝十分寵他，不數月就升了刑部侍郎。

嚴嵩威權愈大，勢欲愈熾，心恨張老兒不死，反得大官，身為內戚，每每思欲中傷之。豈知天不從人，海瑞去後，張老兒一病不起，數日便死了。帝念其國戚之貴，賜銀開喪，贈太師，諡貞侯，嚴嵩愈加惱恨。

此時嚴嵩威權日盛，文武多有依附其勢者。步軍統領張志伯，因嵩得封國公。嵩生子名世蕃，未週歲，張志伯即以幼女攀親，其女長世蕃一歲。二人即訂了親，彼此勾結作姦，鬻爵賣官，種種不法。帝頗有所聞，而不一問。嵩又建造府第，闊十頃，其中花園亭榭，與宮中相等。正是：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嵩又以美女十名，教以歌舞，各穿五彩雲衣，每當筵前舞蹈，望之如五色雲錦，燦爛奪目，名為「霓裳舞」。唱演既精，送嘉靖帝作樂。帝愈寵貴，即加太保銜，升吏部尚書，兼協辦大學士。

張志伯在京既久，意欲討個外差，出去快活快活，就來央求嚴嵩。嵩道：「外差不過指揮、巡按，公乃一品武職，兩缺俱不合例。除非欽差方好。」張志伯道：「近聞各省多有侵銷帑項，庫中多有虧空者。大人何不奏請聖旨，差某前往清查，藉此可以少伸心志。倘有所入，敢不與大人南北麼？」嚴嵩點頭稱善，即日具疏入奏，以各省虧空太多，非專差大臣清查不可。

倘用文臣，未免官官相衛。武職出巡，則有公無私。查步軍統領為人忠厚廉明，可充此職，帝即允奏。正是：一封朝奏入，百害日滋生。

畢竟張志伯可得外差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